

项小米。著

葛定玉

同志的夕阳红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TONGZHIDE XIYANGHONG

项小米。著

葛定国

同志的夕阳红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 项小米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2-0792-X

I. 葛… II. 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6662 号

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GEDINGGUO TONGZHI DE XIYANGHONG

项小米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7 印张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302-0792-X

1·770 定价: 15.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 001

葛定国同志家的最后一个小保姆秀娟是在一个晚上走的。

那天的下午西西回家,刚进自己卧室的门,小保姆秀娟就鼓着嘴巴跟进来告了葛定国同志一状:她在厨房里正好好地洗着菜,爷爷突然冲过来,冲着她就大喊大叫并且用脚踢了她。秀娟感到很受侮辱。爷爷的态度不好是一贯的,说话凶点儿吃饭挑剔一点儿也就算了,谁叫咱们是吃人家的饭呢?

二的 / 076

我们的故事从始至终都和一个叫二的人有关,这真是一件很古怪的事情。

种豆得瓜 / 152

俗话说好事成双。吴大伟现在就正撞上了好事成双的幸福情景,这样的幸福情景可不是谁说撞就能撞上的。吴大伟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靠运气吃饭的人。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一生都能做到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那就是很幸运了。可他不是。他是一个倒霉透了的人。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应该算是一个倒霉透了的人。

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葛定国同志家的最后一个小保姆秀娟是在一个晚上走的。

那天的下午西西回家，刚进自己卧室的门，小保姆秀娟就鼓着嘴巴跟进来告了葛定国同志一状：她在厨房里正好好地洗着菜，爷爷突然冲过来，冲着她就大喊大叫并且用脚踢了她。秀娟感到很受侮辱。爷爷的态度不好是一贯的，说话凶点儿吃饭挑剔一点儿也就算了，谁叫咱们是吃人家的饭呢？娘告诉过我在人家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可是打人不行！什么年代了还打人？解放多少年了？改革开放多少年了？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了吗？打人不行！打人犯法，法律不允许！秀娟是初中二年文化程度，关心时事政治，每天看电视新闻，高兴起来也常常会捡爷爷看过的报纸翻一翻，因此具有相当的觉悟和水平。说到最后，秀娟郑重地提出了人格问题。

“姑姑，打人不行。打人犯法！法律规定不许打人！打孙子可以，孙子是你们家自己的人，当然最好也不要打，以理服人。打保姆就不行。保姆也是人。既然是人，人与人就应该平等。这是我的人格问题！”

秀娟一再强调这次矛盾的焦点是人格问题，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这使得西西觉得很难办。工资低了可以适当涨一点儿，工作量大了可以适当减一点儿，属于可以协商的范畴。人格问题比较复杂，多少带点形而上的味道，怎么解决才算解决？葛定国同志

在卫生间里一边很响地撒着尿，一边很威严地咳嗽了几声。这表示他听到了秀娟的告状，并且他的态度是很不满意的。葛定国同志有一双奇怪的耳朵。葛定国同志明明说他的耳朵已经聋了，不好使了，可是只要家里有人议论他，特别是议论的内容对他不利的时候，他的耳朵立刻就不聋了，哪怕声音再小，他也能听见，一个字不落。

吃晚饭的时候，葛定国同志一边理直气壮地吃着秀娟做的菜，一边声明：“谁打她啦？我叫秀娟，秀娟！秀娟！！”葛定国同志用不断加重的语气强调了他三声呼叫的区别，“总共叫了她三遍，她就是装听不见，我生气，这才过去用拐棍敲了一下她的腿。我总不能敲她的屁股吧？”秀娟埋头吃饭，一个字也不还嘴，很沉着地夹菜，喝粥。西西看着，心里有一种预感，这小鬼要闹事。西西跟着葛定国同志，各式各样的保姆见得多了，那种动不动哭天抹泪的一点就炸的西西不怕，怕就怕这种心里特装得住事、特有定力的主儿。

晚饭后丈夫爱国才回来，西西关上门，把秀娟告状的事跟爱国学说了一遍，两个人分析来分析去，这事儿解决不了。老头军阀作风惯了，打人肯定是真的，秀娟对爷爷不待见，装聋作哑肯定也是真的，谁都得理不饶人，又全都不讲实话，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只能也装聋作哑，由着他们折腾去，最后大不了再叫小保姆走人，总不能叫葛定国同志走人吧！

秀娟洗完碗，认认真真擦完桌子拖完地，又来找西西：

“姑姑，你们家的活儿我实在干不了，你们还是另找人吧。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关于这一次的矛盾我还是要向您报告清楚，不然我的心里永远都不会平静。爷爷太难伺候，早上给他煮了鸡蛋，他就要吃煎鸡蛋，第二天你给他煎了鸡蛋吧，他准又要改吃煮鸡蛋。你给他把牛奶早早热好了，他嫌凉，等他起了床给他现煮，他又嫌烫。前天中午我按着您教我的法子做了条红烧鱼，他气得摔筷子，问我是谁让我放的酱油？他说他要吃清炖。姑姑，

您说那是条黄花鱼，又不是活鱼，那能清炖吗？他成天刁难人，跟人对着干，要是光刁难刁难人也就算了，现在性质严重了，发展到打人，在他眼里究竟还有没有法律，我们保姆究竟还有没有人格问题？”

西西最怕的就是家里保姆说走，当务之急是不能让秀娟走，西西说：“秀娟，爷爷打人肯定不对，法律不允许，我替爷爷给你赔个不是还不行吗？爷爷是爷爷，我们是我们，我们没打你吧？我们不但没有打你，而且……”

秀娟伸出手一挡，像是要截住西西的话头：“你们的态度我是知道的。不过姑姑刚才你说了，法律不允许。既然法律不允许，就不是口头赔个不是的问题，应当依法解决。”

西西无奈地：“那依你说怎么办？”

秀娟再次重申：“不是依我，是依法。”

西西的兴趣倒真被勾起来了：“看来你确实已经研究过法了。依法该怎么办呢？”

秀娟：“经济赔偿。”

西西：“怎么个赔法呢？”

秀娟胸有成竹：“首先，爷爷应该公开向我赔礼道歉——公开的意思，就是在我、姑姑、姑夫面前，向我赔礼道歉，小蓓就不一定参加了——承认自己打人不对。考虑到爷爷年事已高，书面检查倒也不必写了。至于赔款数额，你们可以商量商量，拿出一个方案来，五百，八百，一千，或者更多一些，你们不必有什么顾虑，我都可以考虑接受。我必须再一次重申我的态度，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人格问题。所以，为了强调我的人格问题，除了打人赔款之外，我建议再加上一块钱，叫，叫，叫那个……那个什么来着？对，人格尊重费。你看怎么样？”

西西说：“我看可以。不过，我可不知道怎么跟爷爷说，我都快让你给绕糊涂了。要不，你自己去跟爷爷把你刚才的意思再重说一遍？”

秀娟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把围裙一解，“腾腾腾”走进爷爷屋里，葛定国同志房间里即刻传出秀娟抑扬顿挫大义凛然的少女之声。这声音大约持续了三分半钟，爱国正诧异，悄声对西西说：“老头儿居然没发作……”就听见葛定国同志屋中爆发出一声炸雷似的大喊：

“滚——”

葛定国同志七十六岁了，七十六岁的葛定国突然提出要结婚，就像两年前葛定国同志突然提出要和原配老戴同志离婚一样突然。葛定国同志善于作突然的决定，因此葛家的人们倒也没感到怎么特别的突然。

葛定国同志退休前是沿海某大军区的副司令员，按说这个级别的干部退休后应该就地安置，可葛定国同志的夫人老戴同志和孩子都在北京，所以葛定国同志就有理由退休回了北京，进了北京某部柳絮园干休所——干休所所在地叫柳絮园。这儿原来是个仓库，改成干休所以后，仓库原来的老房子都推平了，只留下了满院子的大树，盖了八栋小楼，还盖了花坛，小楼一座座隐在树林里，氧气充足，一到黎明全是鸟叫，条件是很不错的。干休所在组织生活上对退休老干部分支部、党小组管理，而在支部小组里，退休的老同志之间一律不再称呼以前的职务而改叫“某某同志”，这样，葛副司令员就成了葛定国同志。

葛定国同志提出要结婚，这事其实早有端倪，最早看出端倪的是葛定国同志的小女儿西西。葛定国同志有四个儿女，大女儿叫南征，大儿子叫东进，老三也是个儿子叫北战，最小的留在身边和葛定国同志同住的这个女儿，原名叫西袭——葛定国同志很有些文化的，入伍前上过几年私塾，所以在给子女命名上很动了些脑筋，把革命后代和革命事业的进程联系起来，有点儿把革命火炬一代代传下去的意思——人小鬼大的西西上学后，觉得“袭”字太难写，也不好看，就自己做主改成了“西西”，和后

来电影里的茜茜公主同名。当然，这就和葛定国同志起名时的本意相差甚远了。西西和她的哥哥姐姐们不同，虽说同出军门，但从小心细如发，伶俐刻薄，父亲葛定国同志的这点儿心思自然也逃不过她的眼去。

葛定国同志的端倪正是在保姆问题上暴露出来的。

葛定国同志到底折腾走多少个保姆了，西西还真得掰指头算算，十一二个了吧？不对，太少。二十个了？好像又太多，十四五五个总是有了，换来换去总不合葛定国同志的意。这些个小姑娘要搁着西西和丈夫爱国的标准看，个个都不错。全是农村来的，贫困地区来的，能摸到北京来就不容易，刚进门的时候两个脸蛋红扑扑的，出门上街不敢迈步，一顿能吃三个大馒头半碗红烧肉，过上三两个月，从脸上的红退了开始饭量渐减，这不爱吃了那不能吃了，有的开始偷偷减肥，上街胆子也壮了，也敢跟院里的小战士调情了，对西西爱国“姑姑姑夫”地叫得跟一家人似的。要说毛病也都难免有一点儿，嘴馋点儿啦，菜价报高点儿啦，撒个小小不然的谎啦什么的，可这些又算什么呢？说实话，这些小保姆比起西西的女儿小蓓来也不过就大上四五岁，小蓓又会做什么？除了嘴没人家馋，不会卡菜钱又比人家强多少？所以说西西和爱国对这些小保姆是很宽容的。如果家里只有西西一家三口，那就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了，问题是家里不只西西一家三口，还有一个葛定国同志。不但有葛定国同志，家里这套总共八室两厅的房子是人家葛定国同志的待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一点就决定了在这八室两厅的房子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得葛定国同志说了算。哪怕葛定国同志的意见是错的，也得葛定国同志说了算。

葛定国同志说了算的习惯，当然不是到这八室两厅的房子里才有的，细想起来，这是葛定国同志一辈子的习惯了。葛定国同志是四川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可后来葛定国同志入伍了，入伍时间恰恰是1936年10月，差两个月红军待

遇，也就是说，如果葛定国同志没有入伍，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就可以提前两年，从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那天算起，可葛定国同志入伍了，参加革命的时间就得从1936年10月算。按说葛定国同志这个情况找组织上反映反映，提醒组织上查查有关文件是可以解决的，可是葛定国同志总认为，那么多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战友，十七八岁就死了，连个尸骨都找不到了，自己这浑身上下，脑袋胳膊腿，哪个地方不是白赚的？要那多出来的两年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葛定国同志就从来没有给组织上找这个麻烦。葛定国同志在待遇的问题上这么通情达理，应该是个很讲道理、很随和的人了吧，如果谁这么以为，那可就错了。葛定国同志可不是在什么地方都这么通情达理的。比方说吧，葛定国同志在性格上就霸道得很，蛮横得很。葛定国同志建国后曾担任过驻闽某军的副军长，参加过炮击金门的战役。葛定国同志经常拳头一挥说：“妈逼！老子当年一声令下就轰了它个三天三夜！”可以想像，从战略决策角度来说这一声令下肯定不是葛定国同志的，是人家最高统帅部的，到了葛定国同志这儿至少是二声令下三声令下了，可是具体到某一个军，某一个师，甚至某一个连，在下达炮击命令的那一刻，却依然是威风八面极其神圣的。那种时刻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这一声令下是从自己这发出的。从命令下达到万炮齐轰，命令或者说口令所带给指挥员的那种权力的快感、尊严感、至高无上感是难以言喻的。一个人如果终其一生在不断的一声令下中度过，这个人的性格就绝不会同于常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葛定国同志的霸道蛮横，一切自己说了算，既可以看作是他的缺陷，也可以看作是他的职业习惯。葛定国同志有一天看报纸，看着看着笑了起来：

“你们听听，这上面有一段幽默说得好，说的什么呢？说是有一家商店门口贴了这么两条，两条什么呢？两条宗旨，第一条宗旨说是：顾客永远是对的；第二条宗旨说是：如果顾客错了，请参看第一条。哈哈哈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家

呢，就是这个商店，我呢，就是这个顾客，这样家里的事情就好办多了，这样家里的事情就不会政出多门，政出多门永远是个弊病……”

葛定国同志一般是不笑的，原因是葛定国同志没有幽默感。读了这则幽默故事葛定国同志笑了，可以肯定他之所以笑不是因为觉得这个故事幽默，而是觉得它正确，说到了葛定国同志的心坎上，完全可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活学活用。葛定国同志习惯了为任何做法找到理论依据。如此这般的葛定国同志和小保姆生出的是非之间，难道还有葛定国同志错了的可能吗？没有。葛定国同志是永远没有错的。

秀娟当然就只好这么滚了。这可真是，姜还得老的辣，你不服不行。葛定国同志一个“滚”字，就把人家秀娟琢磨了半年多的名堂给解决了。秀娟不但没有从葛定国同志手里拿到经济赔偿，连一块钱的人格尊重费都没有拿到。葛定国同志做事就是这么绝，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葛定国同志宣布，家里从今以后不再找小保姆。“妈逼，老子当年一声令下就轰了它个三天三夜，老子怕过谁嘛！”“这些个小丫头，进了城来没有学好，仗着有点子文化，就想欺负老同志”，葛定国同志就是这么认为。既然不能找小的，那就只好找老的了。西西后来回想，这正是葛定国同志端倪显现的前奏。

第一个老保姆是从崇文门三八劳动服务公司挑来的。

葛定国同志对挑选老保姆倾注了相当的热情，他亲自坐上车，拖了拐棍和西西一起到三八劳动服务公司去。挑个老保姆可真是太费劲了，西西一眼望过去全是小姑娘，只在一个旮旯儿里坐了四五个老一点的女人。葛定国同志看中一个面似银盆的老保姆迎了上去。听说是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家里有老人孩子，老保姆张口就要六百。

西西说：“你搞清楚，孩子都上初二了，爷爷……”西西指

指葛定国同志，“这就是，”葛定国同志赶紧把腰杆挺了挺，“别看爷爷七十多岁了，能吃能睡，生活自理，您看他这身子骨儿，恐怕比你的还强呢！”

老保姆很有经验地：“家里有电话吗？”

葛定国同志忙道：“有，两部。”

“有热水吗？”

“有，有，二十四小时热水供应，什么时候想洗什么时候洗。”

“住房呢？是和人一起住还是单住？”

“单住，不过不知道你的意思，如果你愿意热闹，愿意和人混住，倒是可以和小外孙女……”

“电视呢？有没有让我自己一个人看的电视？”

照着西西的意思，这样的人根本不能要，啰嗦都不必跟她啰嗦，扭头就走，可是葛定国同志偏偏就看上了她。老保姆在一通漫天要价之后，跟着西西父女回了家。

老保姆是张家口人，长得白白胖胖，干活儿手脚也还算麻利。葛定国同志把自己平时舍不得用的一床新棉絮拿出来给老保姆用，晚上还专门到西西屋里，千叮咛万嘱咐了一通，对老保姆要关心，对劳动人民要尊重。西西本想跟他理论一通：你对秀娟怎么不讲这一套呢？完全是因人而异两个标准嘛！但西西没说，西西太了解她的父亲葛定国同志的脾性了。葛定国同志常常就是这样的两个标准，甚至三个四个标准，别人跟他没什么道理可讲的，葛定国同志就是标准。

没过两天问题出来了。西西发现老保姆做饭之前总是不洗手，早上起来懵懵懂懂套上衣服提上鞋就直奔厨房取牛奶，拿面包。西西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专门给老保姆上了一堂“饭前便后要洗手”的卫生常识课。老保姆一边听一边打呵欠，也不知道听进去没听进去。讲完常识课的第二天下午西西就又发现了情况，老保姆刚刚在客厅沙发上剪完脚指甲，趿上拖鞋就去厨房和

面烙饼。西西赶紧尖叫着追过去，按住了老保姆说话就埋进面盆的手。西西想：都让老头搅和的，光顾让她考查咱了，就没顾上考查她。

这回轮着老保姆跑爷爷那告西西的状了。两天里老保姆已经通过观察得出结论，这个家里是爷爷说了算。老保姆对葛定国同志说：“你们家的活我没法干，姑姑一天到晚像个工头似的老跟在我屁股后头转，吓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干活好了。”还没等葛定国同志批评西西，老保姆就自我爆炸了。第三天的晚上全家人喝了一锅风味独特而可怕的汤，西西仔细检查了做汤的原料，西红柿和鸡蛋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调料上，老保姆把食用碱当成了淀粉。本来葛定国同志还想夸老保姆两句，夸老保姆肯用脑子很有创意，家里还从来没有哪个保姆做过风味这样独特的汤，他想用这种办法变坏事为好事，把老保姆挽留下来，但看到做医生的女儿西西那张铁青的脸，葛定国同志终于就什么也没说。

葛定国同志不屈不挠。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中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怎么能连一个可心的老保姆都找不着呢？七十六岁的葛定国同志到处打听，到底还是让他找到了线索。

葛定国同志听人说，离他们家几里地外的光辉路派出所管片原来有个打扫卫生的安徽女人，家里无儿无女是个寡妇，人老实，干活踏实，关键是脾气好，更关键的是听说人长得也端正，总之一切都好。葛定国同志听说，就迫不及待地拄了拐棍去了。找着人家派出所，派出所说雇人打扫卫生这事他们不管，得找街道。葛定国同志又去找街道，街道说这女人早回老家去了，走了有一阵儿了，据说家委会有个老太太知道她的地址，葛定国同志又去找到了这位老太太。一打听，还真不错，老太太不但有这女人的地址，还有她们村上的电话。葛定国同志立马一个电话就打了过去，那女人还真被找到了。女人表示她暂时不想来北京。女人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软绵绵的，这就让葛定国同志更坚定了要她来北京的决心。葛定国同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动了

方，可女人又表示即使她现在有意前来，也一时筹措不出那么多路费，葛定国同志当即表示一切费用由他承担。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连家委会的老太太都被葛定国同志感动了，要不是被这个安徽女人捷足先登了，老太太都恨不得直接跟上葛定国同志回家去。安徽女人答应立刻买票前来。

两天后，安徽女人进京。来的那天葛定国同志叫了车，亲自带车去火车站接。进得门来西西一看，果然不是个邋遢人，安徽女人一身蓝衣蓝裤，收拾得干干净净，圆圆扁扁的脸，大眼，像一个人，像谁呢？西西一时想不起来。只是安徽女人脸黄得厉害，一副弱柳扶风的样子。所有人都只当是她坐火车旅途劳顿累的，歇一两天就自然会好。

葛定国同志吩咐女人把行李放到她自己住的房间，然后带着她一一介绍家里的情况。这是姑姑，这是姑夫，这是外孙女小蓓，这是客厅，这是厨房……女人强打精神，嘴里一一应着。

“她姓蔡，你们叫她老蔡，我呢，就叫她小蔡。”

“今天晚上，西西做饭。小蔡刚下火车，累了，让她好好睡一觉！”

葛定国同志一条一条发布着命令。

卫生间的浴缸里传来轰隆隆的放水声。老蔡要入浴了。西西想。

接下来的两天里，老蔡做了几顿缺油少盐的饭菜，一向对保姆挑三拣四的葛定国同志居然咬紧牙关不发牢骚，不提意见。倒是小蓓直话直说，趁老蔡在厨房刷碗的当儿冲葛定国同志说：“爷爷，您请的这位老保姆做菜可真够有水平的！”

葛定国同志听不出小蓓是反话：“嗯，有水平！”

小蓓忍不住叫起来：“外公！”小蓓是个典型的现代女孩，跟葛定国同志说起话来随便惯了，一会儿叫他“爷爷”，一会儿叫他“外公”，全凭她一时兴趣。葛定国同志也就怪了，全家所有人都得顺着他的心思，只有小蓓一个人可以对他随心所欲使性

子，想干吗干吗。小蓓说：“外公！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懂不懂什么叫反话？我那是夸她吗？是损她呢！她做的饭好吃什么呀！比秀娟姐差远了！只不过你自己有两个标准罢了！”

葛定国同志被小蓓抢白得没话可说。西西却隐隐觉得，不是老蔡不会干活，是她的状态不太对头。

事情果然不出西西所料。没过三天，又出事了。

早上，小蓓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一个，因为她必须赶到学校上早自习。这样，小蓓每天必须在六点二十吃饭，六点四十出门，通常保姆都是在六点起床为小蓓准备早饭，关于这点，西西跟老蔡也都交代过的。这天早上，西西还在梦里，小蓓跑来摇她的肩膀：

“妈！妈！快起来给我做早饭！蔡阿姨没起，我也没敢叫她。”

西西一边嘟囔着一边系睡袍：“都是叫老头给惯的！没个样！”

西西趁小蓓刷牙洗脸的工夫，刮风一样神速地给小蓓把牛奶、面包、鸡蛋一一做好摆好。西西一边干活，一边有意把声响弄得很大，目的是吵醒老蔡。可老蔡还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西西愤愤地送走了小蓓，自己胡乱地扒拉了些吃的也出门去了。爱国早上通常是不吃饭的。至于老头，就让他自作自受去吧！谁叫他非要请老的！老的有什么好？

西西在班上忙了一天。

西西是陆军总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每天等在外面找她补牙的病人排成长队。照说西西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学历，十六岁当兵，在二军大上了几年学，算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就干上了口腔科，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西西天生就是个干口腔的料，用她的话说“最没本事的牙医才动不动就给人拔牙，一个好牙医应该是保住病人的每一颗牙”，在诊室外等西西补牙的，差不多都是本院的医生和护士，这就充分说明了西西技术的高超。一个医生

医术高低，最清楚的莫过于本院的人。西西上面还有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口腔科后来陆陆续续又调进来多少硕士博士这都没用，凡是本院来补牙的还是只找西西。

“西西，我这牙痛得受不了，给我加个号吧？”这是分管业务的刘副院长。

“西西，我这牙好像是继发龋齿了，得打开重补。无论如何给加个号，下回你有哪儿不对付了，我保证亲自上！”这是外科主任，号称“一把刀”。

“你咒我吗？”西西对“一把刀”说，“今天实在不行了，你自个儿去门外看看，有二十个病号了吧？”

“一把刀”捂着腮帮子咬牙切齿：“就是等三天，也得你亲自上。我可不敢让人再拿我练手了。”“一把刀”深知让人练手的可怕。

下了班的西西像是让人抽去了手筋脚筋一样浑身无力，进家只想吃口现成的热汤饭然后一头栽到床上好好睡一觉。谁知道，家里清锅冷灶，居然还没有点火做饭。

西西走进葛定国同志的房间莫名其妙地问：“老蔡呢？又辞了？”

葛定国同志有气无力地往旁边一指：“一直在睡。中午我自己泡的方便面。”

西西这一惊非同小可。她知道就是再无理取闹的角色，也不会无赖到这个程度。老蔡肯定是有情况了。西西走进老蔡房间，见老蔡昏睡不醒，两眼死了一样地闭着，上前用手一摸，老蔡额头滚烫。

西西喊来葛定国同志：“爸，老蔡病得很重，怕是得送医院。”

葛定国同志顿时慌了手脚：“送医院？送哪个医院？费用谁来出？”

西西属于那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女人，这兴许与她的职业有

关，尽管她对葛定国同志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乱往家拉人的做法已经忍无可忍，可是人命关天孰轻孰重的事她还是掂量得出来的。

西西说：“还能送哪个医院？送我们医院呗！费用还有什么可说的，当然是咱们自己掏了，谁叫咱们把人拉到自己家来的？送我们医院，看在我的面子上说不定还能收个半费，要是送别的医院，还不往死里宰咱们？”

干休所来了救护车，西西和葛定国同志一起上了车。到了陆军总医院，西西仗着人头熟，挂号化验拍片一通忙乎之后，内科医生阴沉着脸把西西叫到一边，告诉西西：这个女人有一身的病，总计有：萎缩性胃炎、风湿性心脏病、慢性肾炎，更为严重的是，她目前正患急性黄疸性肝炎，而由于这最后一种病，该病人必须立即送传染病院。

西西的头嗡一下就大了。天哪！急性黄疸性肝炎，也就是说，在整整三天时间里，全家四口人，老的小的，一直和一个急性黄疸性肝炎病人在一起，共用一套餐具和一个浴盆……

西西脑子里一个又一个可怕的念头打转，一个又一个应急方案闪过。急救车把老蔡又送到了传染病院。这儿可不是西西的地盘了，再也见不到笑脸了。住院护士冷冰冰地对西西和葛定国同志说：“住院费治疗费先交五千！”

葛定国同志本能地捂住了自己的口袋，绝望地问：“多少？”

葛定国同志的节俭或者说是抠门儿在家里是出了名的。我们倒不是说葛定国同志就像阿巴公或者葛朗台那样吝啬，因为阿巴公和葛朗台是明明有钱舍不得花，把一个钱看得比命都大，而葛定国同志是确实没钱。有一天葛定国同志从农贸市场回来，突然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葛定国同志满怀委屈地向西西诉说，分析着种种可能：一，可能是被小偷给偷去了；二，可能是自己不小心掉到什么地方去了，无论哪种可能，都是凶多吉少，说着说着葛定国同志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抽抽搭搭哭起来了。西西觉得事